學詩毛鄭異同籤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十二

武 盜 學 生 長 文 林

采薇采薇篋之篋之傳興也薇所以艾太平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箋云薇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正義曰鄭唯以不興爲異其文義則同

按此傳興也二字必非毛公之舊此云薇所以芼

美而待君子下君子來朝傳云君子謂諸侯也則釆圖未嘗有興意也細思之或是此二字在維柞之枝節下至移經合傳始誤寘于章首後遂安之耳然維柞之枝下箋云此興也鄭氏于此獨著爲興明前不興興毛之興者異則漢已來毛本已如此矣又似非誤移者要之雖有興也二字而傳詁仍是直言本事與鄭箋同孔氏雖爲之立說而與意終不順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傳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箋云言我也芹菜也可以爲菹亦所用待君子也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尚潔清也正義釋詁曰毛以爲觱沸然者是正出之檻泉我明王使人于此水中采其芹菜以爲菹以待諸侯以興富有者是王家之府藏我明王使人于此府中取其財貨以爲車服以賜諸侯

鄭唯以不興爲異

案經中並無開府藏取財貨以爲車服之意且采

芹以爲菹與采菽爲芼同前章自言菽所以待君子此章興意又如此說不特非經意恐亦非毛意耳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傳紼繂也纚緌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箋云楊木之舟浮于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緌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正義釋傳曰謂舟之止息以繩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正義釋箋曰箋亦以下樂只

君子明此言諸侯可樂故以舟喻人舟人喻諸侯以紼喻禮法也舟人以紼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得依禮法而行不以舟止爲喻

校經云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語勢兩兩相比明以汎汎之楊舟興樂只之君子紼纚之維之與天子之葵之若以爲興諸侯能御民以禮則與惡反不明且必非此節託興之旨

優哉游哉亦是戾矣傳戾至也箋云戾止也諸侯有

盛德者亦優游自安言于是言思不出其位正義釋
箋曰以承上言諸侯能治人以禮法是有盛德者也
自安止是思不出其位故引論語以足之襄二十一
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
不同則所引逸亡此非也鄭亦約彼優游為居止自
安之義故與毛不同

按此戾字與我客戾止之戾同經陳諸侯來朝言
其至焉可矣何必論諸侯之思出位不出位叔向

所引今無其少杜注雖云小雅未必卽是此詩且聊以卒歲之語亦非思不出位之謂鄭氏亦未必是約彼優游卒歲之意而訓戾爲止止從毛傳訓戾爲戾至焉可矣何用紛紛乎

如塗塗附傳塗泥附著也箋云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正義釋傳曰傳言附著也是訓附爲著故王肅云教猱升木必也如以塗之必著正義釋箋曰以猱升木類之則附爲有形之物不

得爲著故易傳以塗之易著必是物之黏者如爲木桴桴謂木表之麤皮也以猱之性善登木泥之性善著物因其所善而教用之故言必也言小人之易教故反辭以體之非禁王不聽教小人猱緣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爲禁之而云毋乎是未得立言之意耳

按附之爲著義其易曉釋云如塗塗附王肅所述又止訓得一塗字竊疑經意當以爲猱本善登木

因言毋教誘猱猨登木此直如塗而以塗附之耳言必也以喻民性易于澆薄王若再教之薄是教猱升木也前章云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更設喻以戒之如塗句又喻教猱之易喻教猱亦即所以喻教民也若謂以猱升木類之則附爲有形之物斯失之矣經之本文語已不類若如孔氏之說則如酌孔取義以孔爲器之孔上句如食宜饇之宜又當爲何物耶以予之矛刺予之盾而已足矣孫

疏所駁極是而孔氏謂其未得立言之意然則立

言之意必如孔氏之説而後爲得耶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箋云莫無也遺讀曰隨式用也婁歛也今王不以善政啟小人之心則無肯謙虚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者正義釋箋曰箋以遺棄之義不與謙下相類故讀曰隨隨從于人先人後已以相卑下之義也釋詁云婁歛聚也但訓爲聚則義不得通故云婁歛也言用此

者用此下隨之行自居處收斂其驕慢之過爲敬順謙恭也此二句毛不爲傳似毛無改字之理又婁之爲數乃常訓也故別爲毛說焉

桉此詩主幽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則正義述毛所云用是居處數用驕慢者與詩意相合毛公簡畧以爲此不待訓故無傳耳孔氏所述當是毛意若如鄭說豈有用此居處自斂其驕傲之心而詩人反刺之者乎而動煩改字委曲其詞

而仍不得解亦已頗矣節一改字不改字而毛鄭

之優劣自有能之[illegible]者

上帝甚蹈無自暱焉傳蹈動暱近也箋云蹈讀曰悼

上帝乎者怒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

中心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已所以不朝之意正

義釋傳曰蹈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爲動

言其心無恒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

爲斥王矣正義釋箋曰以上言庶幾朝之下句言無

自暱焉是其蹈爲惡之狀故讀爲悼言使人心中悼病若蹈履則非惡之狀故易傳也言王無美德下訴其不可朝事于璟爲切故以上帝爲天而訴之也序言王者不可朝事故云釋巳所以不朝之意

被蹈爲動變之義毛公依經立訓不屈經以從我焉而巳若讀爲悼是經固宜爲上帝甚悼也豈鄭不誤而經誤乎且即于經求之以柳有菀不尚息反與帝甚蹈無自暱語勢相比成文若甚蹈爲甚

悼柳何所與乎恐未審矣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傳靖治極至也箋云俾使靖謀極誅也正義釋傳曰靖治釋王爺釋詁文此言王不可朝而云使我治之後我至焉則毛意以爲恨王不使已治事故從不至也此恨王不任已事則居以罪危是又恨王使已皆由王之無常有事不任之終任即加罪是不可朝事也正義釋箋曰方謀俾使皆釋詁文極誅釋言文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

矜反以類此則極邁皆罪事故言假使我朝王王晉
我使誅政事王信讒反誅以言矜之文與此相類故
易傳也
棫序云幽王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
朝此詩前二章言王若使予治之則後此予將來
朝焉予至猶言予來朝予邁猶言予往朝皆謝朝
也先言王雖暴虐無親若使予輒治之猶將來朝
何為使予治之而居予以凶危乎故末言曷予靖

之君以因矜前二章語氣一類後章又顯一意故語亦變不得反以類上二章也因矜一語遂以極訓誅過訓放極之為誅猶可說也遷之為故不可說也

無自瘵蒿傳瘵病也箋云瘵接也正義釋箋曰毛依釋詁文瘵病也鄭以上瞻類之讀為交際之際故言接也

梭瘵之為病亦無足疑前章言無自瞻近此章言

無自取病語意較深而横讀爲際以與毛異凡鄭之不依經以立義而改讀以求通者皆亂經之尤者也

謂之尹吉傳尹正也箋云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正義釋傳曰尹正釋言文王肅云正而吉也正義釋箋曰言謂之者是指成是而謂之故易傳也尹既是姓則吉亦姓也故讀爲姞矣其人而

謂之尹姞者以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知者節南山云尹氏大師常武經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爲公卿明與周室爲昏姻也韓奕云爲韓姞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姞與周室爲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姞耦明爲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于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

謂之尹姞也孫毓云尹氏姞氏衰世舊姓豈必能賢

桉蕭衰略古之人則所言皆斥明王之時不得以衰

世爲難矣

桉集韻云吉本作姞姓也廣韻云吉姓也出馮翊

尹吉甫之後漢有漢中太守吉恪吉姓出于吉甫

至漢姞者若姞姓則晉語所云黃帝之子得姓者

十四人姞其一者是已集韻混吉姞爲一誤也鄭

氏亦不能以吉爲姞故箋云吉讀爲姞若吉姓即

姑不必如此委曲求通矣

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正義釋傳尸毛以言垂帶而厲爲絶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上爲帶之垂者正義釋箋曰以言如鞶將外物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而亦如也以鞶已言如故言亦如也如厲者鞶厲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鞶厲游纓也彼服虔以鞶爲大帶也鄭意則

不然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注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以鄭彼注言之則鞶是囊之名但有飾緣之垂而不名之爲裂鞶必垂裂以爲飾言帶之垂似之也以紀子帛名裂繻字故言厲字當作裂也

桉左傳鞶厲游纓杜注云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正義曰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知

鞶即帶也以帶束要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上帶爲革帶故云鞶紳帶所以別上帶也玉藻說帶云大夫大帶是一名大帶也詩毛傳云厲帶之垂者故用毛說以爲厲大帶之垂者也大帶之垂者名之爲紳而後名爲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是厲爲垂貌也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大夫元帶辟垂帶皆博四寸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緇辟下垂贊服等

說鞶厲皆與杜同唯鄭元獨異禮記內則注以鞶爲小囊讀厲如裂繻之裂言鞶囊必裂繒緣之以爲飾案禮記稱男鞶革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遂以鞶爲帶名言其帶革帶絲耳鞶非囊之號也禮記又云婦事舅姑施鞶袠匕是袠之別名今人謂袠書之物爲袠言其施帶施袠耳其鞶亦非囊也若以鞶爲小囊則袠是何器若袠亦是囊則不應帶二囊矣以此知鞶即是紳帶爲得其實詳此則

鄭解鞶厲之誤略可知已且鄭之讀厲爲裂者以褻必裂繒緣之因取紀子帛字裂繻之義讀厲爲裂不知裂是裁裂之謂裂者爲繒則謂之裂繒裂者爲繻則謂之裂繻若獨舉一裂字謂垂帶如裂乜是何物耶

終朝釆綠不盈一匊傳興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兩手曰匊箋云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釆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于事正義釋傳曰毛以婦

人不當在外故以爲興正義釋箋曰以田漁之婦則庶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興也

桉鄭意自以采綠之文即事成詠不以爲興亦于義自見故異毛耳非必謂下言狩釣便是田漁之子采綠者便是田漁之妻也采采芣苢婦人未必不可在外親采一興不興之異而已從鄭從毛無甚短長也

予髮曲局薄言歸沐傳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

飾箋云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也髮
憂思之狀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休以待之正義
曰此謂言爲我我君子也我則沐以待之此我義
勢所加非經言也
按下言韔其弓言論之總二字皆訓我俱是婦人
自我此不得以我其夫孔氏之說非鄭意也箋云
有云君子將歸者此因傳有夫不在則不容飾之
語故先補足其義然後言我則沐以待之我字即

訓經之言沐以待之訓經之歸沐鄭以婦人親在外采綠則當爲歸而就沐矣孔氏因箋以言爲我而下又言有云君子將歸似即訓言歸之辭則言爲我君子矣此誤也若箋之此句是訓言歸則有云云字亦似訓經之言字矣箋之補足文義而後訓者甚多不獨此也

薄言觀者箋云觀多也釣必得魴鱮魴鱮是云其多者耳其象雜魚乃衆多矣正義曰既恨不從君子狩

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而知其獲多者言本在家之釣非謂後中時也俗本作觀覩誤也定本集注并作多

校按文云觀韓詩作覩則觀之爲覩義非出俗本之誤且上文言字但訓我此覩字義若爲多則言字無解者以箋中是云其多者耳云字訓經之言字則數節言字凡三解前章言字我君子次章言

字婦人自我末章言字又訓爲云無此禮也言論之絕則言得從釣而觀之矣豈所謂不從之行而知其獲多耶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傳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箋云白華于野已漚名之爲菅菅柔忍中用矣而更取白茅收束之茅比于白華爲脆興者喻王取于申申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褒姒爲孽將至滅國正義釋傳曰王肅云白茅束白華以興夫婦

之道宜以端成絜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正義釋箋曰箋以序言得褎姒而黜申后明以菅茅相比故以韌脆爲喻

桉毛傳甚質如肅所述則菅與婦人茅與恩禮以茅束菅猶以恩禮束婦人此殆非毛意也何者以下露彼菅茅推之傳云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明菅茅兩類與厥人矣若茅與恩禮何所取于無不覆養耶傳言此者以菅茅二物雖有貴

賤天並養之今褒申二后明有貴賤不敢斥王宜
取褒姒而尊申后但望其廢褒之而不加黜遣傷
之甚也故下云今天之行步方艱難之子幽王不
可如此也以下章推前章而菅茅之興明矣鄭氏
亦以菅茅與二人而以菅與申后以茅與褒姒則
未確左氏傳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明菅是賤物
宜與褒后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子曰夫茅之爲物
薄而用可重也明茅是貴物宜與申后菅當賤而

已漚爲菅是與立褒后茅當貴而反束寘之是與
廢申后若謂茅比于白華爲脆則豳風固已云晝
爾于茅宵爾索綯矣未必脆而不可用也且莤酒
以茅分封以茅茅爲祭祀社稷之用宜論貴賤不
宜論柔脆也

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
間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正義釋傳曰毛
無破字之理斯字當訓爲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

一兔頭耳然校經有炮之燔之臣有炙之則非惟一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蓋詩人之作以首表兔唯有一兔即是不以微薄廢禮也爲肉至薄明是並毛炮之不可燔炙箋言鮮者毛炮之亦當然也正義釋箋曰鄭以斯首則見兔小與毛爲異斯爲兔首之色故言斯白也又解斯得爲白之意今俗斯白之字當作鮮則鮮明是絜白之義故也鮮而變爲斯者齊

魯之間其語鮮斯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云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爲白頭也畜鮮小則毛悅長則色重故言有兔白首兔之小者明其微薄也

按兔斯之斯與鹿斯柳斯譽斯之斯相等耳斯鮮也何得爲色以俗語訓經已失旨矣況俗語並不以爲斯耶孔氏旁通遠引至取左傳之于思爲証烏焉三寫而成爲馬兎斯三訓而變爲思過矣又

有兔斯首者猶牛馬以頭計魚以尾計也孫王述

毛謂雉有一兔頭亦未合

山川悠遠維其勞矣箋云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上

廣濶言不可卒服正義曰廣濶遼遠之字當從遼遠

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

咏歎不專以竹帛相授背師相近故孫用之此字義

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

校曰朋來有竹帛經師皆是口相傳受假借之字

自甾傳其音郎傳其義如此詩遼借勞音者不傳其義無由知其爲假借者已傳其義不得在當時郎失其傳至鄭氏而始知古時之爲假借也楚辭云山修遠而遼乜兮與鄭氏所云山川悠遠維其遼矣之意相合周時非無遼字而經不作遼足明勞字非假借矣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十三

武　　甯　　學　　生　　張　　汝　　霖

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傳哉載侯維也箋云哉始侯君也正義釋傳曰哉載釋詁文哉與載古字通用中庸言哉者培之注引上天之載是其通也以其通用故云哉載也釋詁文維侯也也鄭我曰互相訓是侯得為維也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予人故能載行周道致有天下唯文王孫子受而行之正義釋箋

曰哉始侯君釋詁文也以文王受命創爲天子宜爲
造始周國君其子孫故易傳也
板此言能陳布錫予而載行周道者不第文王維
文王孫子亦復如是其孫子或本或支皆有百世
之統緒詩以此爲猶未盡其義故下文又推之于
凡周之士此其所以爲文王令聞不已之實也若
僅謂文王創始周之天下君其孫子則大統相承
傳家開國何代無之此所謂繼世非令聞也周語

芮良夫引詩作載周書昭注與毛傳合

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傳麗數也盛德不可為衆也箋云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君于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正義釋傳曰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爲衆毛于上章訓侯為維則其意如肅言也正義釋箋曰言天既命文王之後乃為君于周之九服之中言其

貴者耳其數既多亦有不爲君者也此亦拙在後言
之天命文王之時服名未定也其服名自古而有故
禹貢有甸侯綏要荒五服臯陶謨所謂弼成五服是
也但不列要服服名耳
校以侯訓維以服訓臣則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兩
句雖變換其辭仍易于解鄭于侯文王孫子句以
侯訓爲君又見殷士膚敏傳云殷士殷侯也毛說
亦有殷侯之言遂自守其說而必欲求通試思爲

君侯于周之九服之中辨侯于周服尚爲順易爲
君侯九服于周家辨侯服于周何如滯澁乎且爲
君侯于周之九服之中亦維于周世臣服焉而已
則又何必外毛公之訓而立異哉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傳聿述永長言我也我長配天
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箋云長猶常也常言
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正義曰長雖異理通不
若箋爲便故猶焉以戒成王宜以多福與配天相成

故不爲厥國也又言字不訓爲我
案鄭氏解此二句極好用解經以便易近理不失
經旨者爲篇如是焉而已無所黨也
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傳義善虞度也箋云宣徧有
又也徧明以禮義問老成人又度殷所以順天之事
而施行之正義曰前文以賢聖爲戒而不言修其道
以不亡爲配天非皆順天與此意異也此又度其殷
王之中賢聖能順天者而行之故可福流于後與其

宣鑒不同也此經云自天自從也從又爲順故言順天之事

検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言宣布昭明義善之聲問有虞度乎殷商自天之命而已誠以上天之載固無聲無臭而不可測度不可玩忽者也如此解其平易若謂又度殷之所以順天者而行之則下固明教之以儀型文王矣豈得為倣法殷賢也

文王俶載天作之合傳載識合配也箋云于文王適

有所識則爲之生配于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太姒正義釋箋曰於文王有所識則不過二三歲也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發明太姒之小于文王纔一二歲耳

椒誦詩讀書而不知明理雖博辨焉無當竊于詩而歎毛公之賢于鄭氏者不啻倍蓰也生民元鳥之詩傳與箋具存其優劣固有較顧于商周揖受之際毛或闕焉而不著或著焉而不詳鄭氏于是

紛紛矣夫文王之事擧人稱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此無得而議無得而疑者也而漢世儒者多以詩書之言爲證謂文王受命稱王改元不知詩書之言多由後人追受播之雅頌崇擧天子之制以潤色之而豈文王有稱王改元之事哉即以大明之篇論之文王親迎此猶爲世子時事也而曰造舟爲梁造舟者天子之制豈文王此時已稱王耶又鄭氏說文

王之年多承戴記及文王世子之誤此詩云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傳載識也箋云于文王生有所識疏云于文王有所識則不過二三歲也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發明大姒之少于文王纔一二歲耳準此推之則太姒生伯邑考時年方十歲太姒之歸周及年當九歲九歲而嫁十歲而生子此振古所未聞聖人豈齊諧集異中人哉撰其致誤之由則皆文王世子篇之所云文

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者有以戒之耳夫與齡之語誣妄相沿伐商之年參差不一此所以左推右算而齟齬未安者也通鑑前編及紫陽綱目皆不據是說而以文王享年九十七武王享年五十四爲定推之則文王之生武王在嗣位爲西伯之十有六年壬辰是年文王爲年六十三加三十四年文王爲年九十七享國五十年無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注受命受殷王命嗣爲西伯也而武王爲年三十五

年矣武王嗣位爲西伯十有三年伐商則武王年四十八克商二年有疾又後四年而崩享年五十有四其說本于竹書竹書世或以爲僞然共和以前多可信當是確有舊本至共和以後則好事者依託爲之耳若并可信者而棄之則載記文王世子等獨非漢儒之附會乎擇其善者從之可矣

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校正義曰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親迎左氏說

王者尊無體敵之義故不親迎鄭駁之云太姒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明矣夫謂天子當親迎猶可謂文王親迎郎天子親迎明矣此何說乎文王親迎自是方伯世子大昏之禮即如鄭說文王稱王以十三生伯邑考之說推之當此親迎之時止十一二歲孺子耳而引其爲天子親迎之證未免誤矣孔氏反爲之說謂文王雖人子時事在雅則天子法彼陶復陶穴

之文亦即在雅間孔氏亦當以此爲天子法乎無

乃同于匡鼎之說詩也

維予侯興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箋云而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正義釋傳曰毛氏於詩予皆爲我無作取予之義上篇侯皆爲維言天下之望周解維予侯興之意王肅云其衆維叛殷我興起而滅殷傳意當然也正義釋箋曰陳師交戰予宜爲援予之義武王予紂乃是諸侯

有德者當起爲天子明爲王而行惡者當廢黜是言天意去紂而予周故師勝也上無二王對紂名武王爲諸侯也史記伯夷叔齊諫武王曰以臣弒君可謂仁乎伯夷譏武王爲臣詩人稱之爲侯亦可矣

按武成云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此詩之言正相表裏無容置疑又經之上下皆稱武王不得于中突稱爲侯且鄭氏固謂文王已受天命稱王改元矣又何

得侯稱武王爲侯也前後之說自相矛盾孔氏爲之辨謂夷齊謂武王爲臣詩人稱之爲侯亦可然則文王固不當稱王也又何以說焉鄭氏之意徒以前章侯文王孫子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各侯字皆與毛立異故于此不得不自衛其說耳而遑顧其他耶

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箋云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强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

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乃誓正義釋傳曰會甲王肅言甲子昧爽以逃之則
傳言會甲長續爲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爲甲孫毓
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爲甲者失毛旨而妄難說耳
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正義釋箋曰引牧
誓證清明之時是昧爽之義牧誓注亦引此詩交相
爲証以明其事同也昧爽者爽明也言其昧之而初
明曉則塵昏旦則清故謂朝旦爲清明古詩曰清晨

登隴首是清亦古今之通語也易傳曰以會者過値之辭言會朝清明正是會合之時耳詩無甲子之文不當橫爲會甲且清明與昧爽文慚故易之校此句結完周武代殷而有天下致太平之義則會朝清明自當從毛氏之說但毛傳當云會匕甲也如是刈是濩傳云濩煮之也亦當云濩匕煮之也孫炎注爾雅曰以煮之于鑊故曰濩煮非訓濩爲煮今毛傳少一濩字嫌于濩字爲讀煮之也三

字爲句而訓蔑爲費矣若斯之類甚多此會朝句經雖無甲子之文以書泰誓推之知詩人所謂會逢日朝者即指是甲子之朝故爲著會甲以實之耳豈所謂禬爲會甲之說耶若昧爽止猶言黎明耶黎是黑色天色半黑半明初曉之象故謂之黎明天色半昧半爽故謂之昧爽太甲云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則昧爽爲欲曉未曉之時可知若清明則爲曉晨之義日出有曜萬物昭著之象矣

豈得爲昧爽乎且此詩陳周有天下之事叙至甲
子昧爽而止竟如歐後詩體當時吟咏周德決無
此理鄭爲好與毛難也定本之言會甲兵者亦是
因箋以致誤傳耳箋云會合又云兵甲之强又云
合兵以淸明似鄭所云合兵卽毛所云會甲故定
本誤解傳意也

廼立皐門皐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傳王之郭
門曰皐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

大王作郭門以致臯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正義釋傳曰下傳云冢土大社爰太王之社遂爲大社則毛意以大社者天子社名諸侯不得稱大社也冢土非諸侯之社則臯應非諸侯之門故云王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是諸侯之郭門不得名臯門諸侯之正門不得名應門也毛所以爲此說者蓋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

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臯應故以臯應爲王門之名也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以應門不言宮明與郭門皆爲宮門也正門謂之應門釋宮文孫炎曰謂朝門也毛以諸侯之門不名臯應與鄭别耳而郭門爲宮之外門正門謂朝門亦與鄭不異也正義釋箋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周公之故成王特褒之使之制二兼四則其餘諸侯不然矣襄十七年傳宋人稱臯門之晳諸侯

有皐門也諸侯法有皐應大王自爲諸侯之制非作天子之門矣故云諸侯之宮外曰皐門朝門曰應門桉明堂位所云皐門應門之制天子諸侯秩然雖混鄭氏橫以爲諸侯亦有皐應孔氏又從爲之說引左傳之皐門以証不知左傳之皐門自作澤門杜注云澤門宋東城南門音義曰澤門本或作皐門者誤也孔氏作春秋正義時非未之見也就令左傳之皐門不誤亦止可爲諸侯有皐門之証何

餘並漸應門爲諸侯制耶

廼立冢土傳冢大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矣大王之社遂爲大社也箋云大社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也春秋傳曰蜃宜社之肉正義釋傳曰冢既爲大土爲社王故知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王謂之宜皆釋天文爾雅先引此詩二句然後爲此辭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毛所以爲此說者蓋以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郊

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也以爲大社之名唯施于天子其諸侯不得名大社故也正義稱箋曰鄭以冢土者訓爲大社之義求即名爲大社諸侯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以爲乃立冢土正是諸侯之法

按書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孔氏傳云冢土社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與爾雅引詩毛公傳詩之說合亦足明冢土之爲大社矣

冢是大土是社如此其確鄭氏因皐應之說與毛異此亦强以爲諸侯之社孔氏又甚其說謂諸侯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此益以强辭奪理耳言僞而堅誠經者之大患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傳興也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樸枹木也槱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箋云白桵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然豫斫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

燎之正義釋箋曰知此爲祭天者以下云奉璋峩峩
是祭時之事則此亦祭事槱之與大宗伯槱燎文同
故知爲祭天也
棫序云棫樸文王能官人以芃芃之棫樸興多士
之濟濟此與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菁菁者莪在彼
中阿亦復何異鄭氏以槱之之文與槱燎相合遂
以爲燔柴之事孫毓曰此薪槱文王之能官人非
稱周地之多賢才也國事莫大于祀神莫大于天

也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及薪之槱之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當槱燎箋義爲長竊以謂孫氏祖鄭之論耳箋云舉祭天之事所以明官人舉賢才之多何以不足明官人乎槱乃積薪之義槱而燎之始是祭天之禮民不許其積薪然則槱燎亦謂之燔柴民更不得燔柴耶要之殷祚一日未滅文王一日事殷不得有燔柴祭天之事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文王之號後世

之所追稱郊末之事當時不可親作此處大義所
闕而妄信緯侯以亂經義又有起而質之者何哉
六師及之傳天子六軍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
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
五百人正義曰師之所行必是征伐故知周王往行
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夏官序文禮天子
六軍諸侯大國三軍今周王不以軍而興師行者殷
末之制未有周禮故也若如周禮夏官序云五師爲

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詩爲大雅契非王法造舟爲梁是將于京皆據天子之禮而此必爲殷末之制者以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爲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是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此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荅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此正荅常武六師而不申此

誓之意並其自持疑也又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亦以此爲六軍之意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于此獨設異端又甘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公劉箋云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太誓注云六軍之兵東行皆在周

禮之前鄭自言有六軍三單之法何故于此獨言殷
末當并所兆者廣未及改之耳
按鄭氏之學左衡右突務使各成其說安有卷心
求理闕其經義之精疑事闕如遺待後賢之蕭郎
此以衡而彼此前後之說首尾不能自存又何問
其餘矣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質
也箋云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也相視也

循觀視也追琢玉使成文章喻文王爲政先以心研精合于禮義然後施之萬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之如視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正義釋傳曰毛以此經上下相承所追琢者即追金玉故以追爲彫釋器說治器之名云玉謂之琢是玉曰琢也釋器上文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刻金不爲彫言金曰彫者以彼對文爲別散可以相通論語曰朽木不可彫木尚稱彫明金亦可爲彫也以此二句相對章是成文則相是

本質故相爲質也王肅云以興文王聖德其文如彫
琢矣其質如金玉矣正義釋箋曰王后之衡笄皆以
玉爲之以玉爲之而職曰追師故知追爲治玉之名
彼注又引此詩交相爲證也相視釋詁文視者以目
視物從目生名觀者見物看之據彼生稱今言萬民
之看王故若彼又轉從觀也
按說文彫琢文也廣雅彫鏤也或作錭荀子云錭
刻黼黻文章是也彫之與琢與鏤義得相通然玉

可云彫金不可云琢毛見下有金玉明追琢是治二器故略分別言之非讀爾雅不熟也追琢者其文章金玉者其本質王肅所述極好若以相爲觀則金玉其觀不便于解雖轉之爲觀轉之爲觀金玉其觀金玉其視亦屬牽強蓋愈求而愈遠矣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傳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衆多也箋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喻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豈弟君子干

祿豈弟傳干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箋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有樂易之德施于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周語引此一章乃云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逸民力周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毛依此文以爲義彼韋昭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矣

用此傳爲說然則此外傳正文而箋易之者以陰陽和山藪殖自然民豐樂矣立君所以牧民美人君之德當以養民爲主不應捨民弗言而惟論草木是必以木旣茂盛民亦豐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興意毛傳理雖不謬於作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

校經陳榛楛則固已惟論草木矣經稱豈弟君子君子之豈弟不于民徵之而于何徵之哉上之豈弟言其樂易養民之德下之豈弟言其樂易自悅

之懷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既稱豈弟君子則已非捨民而惟論草木也外傳之文言君山林匱竭民力凋盡君子將隱哀之不暇反言以見其義亦非引本經而遺興意也芣苢之詩鋪陳采捋之事而后妃之和平自見樛木之句鋪陳濟濟之盛而養民之義自存安見毛于作意未盡哉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

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云瑟潔鮮貌黃流
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
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
正義釋傳曰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爲勺而有鼻
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鬯以器是黃金
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定本反集注皆云黃金所
以飾流鬯也皆有飾字於義爲曉則俗本無飾字者
誤也正義釋箋曰傳以黃流爲黃金流鬯箋嫌以秬

鬯為黃流者秬鬯者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中亦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

挍考工記遂璋注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爲勺謂酒尊中勺也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謂勺柄龍頭也元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

衡古文横假借字謂勺徑也黃金爲勺則勺在瓚中矣青金爲外則黃非在外矣彼言朱中者鄭亦無訓大抵是黃金勺中又有朱色之飾耳然而黃金之爲尊中勺則固無疑也鄭于彼注又以流爲勺鼻是鄭已自立二訓矣此傳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者言經之黃是黃金所以飾瓚即考工記所謂黃金勺者是也經所謂流流是據所用之鬯也毛意自指黃金勺與鬱鬯潤兩物皆在瓚中其言

流鬯也與鄭同但以黃爲黃金之色不取鬱金之黃爲流之色與鄭別耳未嘗以爲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孔氏將毛傳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作一句讀此因有一本無飾字者須一句讀後見定本有飾字以爲于義易曉其實孔氏倘未曉毛意